



峡口古城位置示意图

一道阴影在雪地上蜿蜒西去，未及细细辨析已隐匿无踪，我知道那是汉长城露出了它的峥嵘之态

4月14日晚，闪电的枝条让铅云蓄积的夜空瞬间支离破碎，如弹丸般肆虐的冰雹敲打着玻璃窗……恐怕小区那些盛开的桃杏绯红粉白要飘零一地了。此情此景，估计连小学生都会背诵“一夜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的诗句，那种伤春、惜春的情绪自然在我的心头也滋生着，在书架上寻找相关的古典诗词，以遣情怀。随手一抽，却是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陈子昂集》，再随手一翻，是一首五言长诗，诗的题目很长：《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》，峡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。丛石何纷纠，赤山复翕葩。远望多众容，逼之无异色。崔嵬乍孤断，逶迤屡回直……

有人说读边塞诗，可以体察到一种慷慨激昂的阳刚之美和庄严肃穆的净化之美，于是静下心来诵读全诗。

起首的诗句“峡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”的注释就是这样的：峡口在今甘肃山丹境内的老军乡，唐代修有和戎城；中国，意即中原。

从兰州此去山丹不过450公里左右，连霍高速公路纵贯全境，四五个小时的车程，何不到实地探寻究竟陈子昂这句诗的本意呢？

4月16日早晨8时，记者驱车前往山丹绣花庙。一路上我还在寻思唐代的边塞诗和河西走廊的渊源。据说在《全唐诗》中，边塞诗约2000首，其中1500首就与大西北有关，与河西走廊有关。一个个诗坛上的风云人物、名流大师，或投笔从戎，赴边入幕，求取功名，或奉



胡商牵驼图模印砖



鄂尔多斯虎咬羊铜饰牌



大漠中的汉长城遗迹 陈礼 摄

峡口在山丹县老军乡，是古代军事要地和必经通道，在汉代它被称为泽索谷。当时这里是北方匈奴等族入侵河西的一条重要通道。汉武帝元鼎六年(公元前111年)，汉昭帝(刘弗陵)始元二年(公元前85年)，为了防御匈奴入侵，在泽索谷置日勒都尉，屯兵防守，是峡口最早设防的记载。峡口古城坐落在泽索谷的西面，城廓清晰，散发着深厚的人文气息。

一出塞，宣慰三军，察访军情，或借边塞题材泛咏作赋，寄寓理想，抒发豪情。三军齐聚，奏响了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，盛唐边塞诗登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超越的高度。高度！雪意深厚的乌鞘岭，迎面迅疾地撞入眼帘。乌鞘岭，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和咽喉，古丝绸之路要冲，自此两边的风景我们都不敢轻易让它漏过，也许一个最细微的地方都是解读陈子昂那句诗的秘密所在。

山梁之上，一道阴影在雪地上蜿蜒西去，未及细细辨析已被抛在车后隐匿无踪，但我知道那是汉长城露出了它的峥嵘之态。只是穿越了几个隧洞，“虽盛夏风起，飞雪弥漫，寒气砭骨”的乌鞘岭已被我们抛在身后。

这一路西去，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子便在高速公路两边舒展开来，田垄边时不时跳出几树或是纯红、或是粉白相间或是纯白如雪的杏花来，而远处的祁连山也一改以往雄浑威严，像是一道波浪柔情无限。

车一过武威，驶入永昌、山丹境内，田园诗的感觉便有所收束，戈壁、荒滩、草坡陆续登场，荒草还在风中起舞，新的草芽已在它的根茎处滋生开来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昨夜降雨还没来得及润湿地面，已迅速蒸腾，变成了一道道的热气四处弥漫。这儿推出一座角墩，那儿跃出一段残墙，路边的汉长城渐渐地又绵延成线，最后再次呈现出龙蛇之象。

苍山大漠古城锁控河西的山丹峡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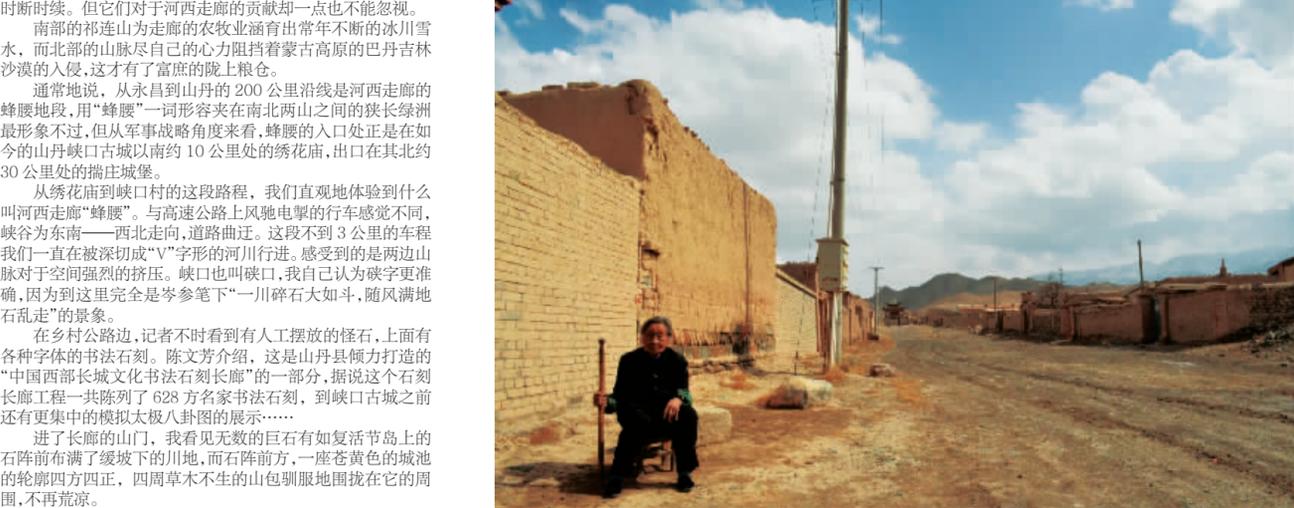
峡口古城遗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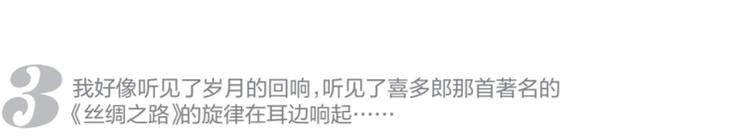
古城中心位置的明代过街楼



已废弃的戈壁意味浓郁的峡口民居



空旷寂寥的乡村大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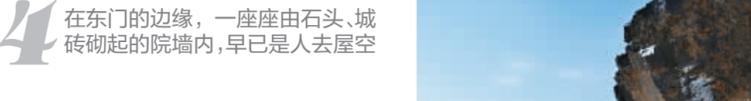
从石何纷纠，赤山复翕葩。远望多众容，逼之无异色。崔嵬乍孤断，逶迤屡回直。”前面出古城时，记者就看见在附近的山梁之上有一道汉长城的残墙，到了峡谷中段，有一座烽火台仍然在守护着峡谷的风吹草动。按照史书记载，在汉昭帝始元二年(公元前86年)为了防御匈奴入侵，在索泽谷置日勒都尉，屯兵防守，这是峡口古城最早设防的记载。

烽火台下的一处危岩平整如铜镜，在杨鸿的指点下，记者看到了镂空的四个大字“锁控金川”。这幅摩崖题刻高约3米，宽2米，从落款上可以知道它是在明朝嘉靖三十一年，由奉旨西巡的刑部给事(郎中)陈桀所题。由此，记者攀爬到半山腰，俯瞰峡谷，陈桀所题写石刻的地方恰恰是峡谷最险要的路程。离“锁控金川”题刻约200米的地方有两处对称的营盘遗迹，当地人称为“营盘台子”，据说是峡口古城的东大门前哨，在明清时期还有驻军防守。杨鸿说在营盘的废墟上，有缘的人还会捡到汉代的灰陶片、明清的青花瓷片，可惜我却没有任何发现。那些头戴寒月身披朔风的士卒们在此坚守，他们的甲胄让这黑黢黢的峡谷变得有几分明亮，毕竟离此不远，便有一座虽小，却足够温暖的城池就在那里。它化解了旅人到此深入骨髓的孤寂。

听着山风在峡谷中啸叫，我好像听见了岁月的回响，听见了喜多郎那首著名的《丝绸之路》的旋律在耳边响起，这位音乐大师回忆创作《丝绸之路》时的情景，他说自己体会到了“中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那种心灵的深厚”。那些东来西往的商贸、使节、僧侣心中的信念最终让丝路流动起来，不绝如缕。“峡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。”说的正是峡口古城像一把巨锁悬在中原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城门上，坚守着一个王朝的权力梦想。

专家们根据遗址的考察和历史典籍的记载，复原了古城的原貌；古城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，整个城池只开东西两门，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贯全城，与东西两门相连，成为全城的中轴线，将城内的民居、衙府、寺庙、店铺、营房一分为二，井然有序。而古城城垣高厚，内为夯土墙体，外为城砖包裹，城上雉堞、裙墙完备，城下壕沟环绕，加上瓮城、关城相配套，气势十分壮观。城门洞全以砖砌，又以生铁灌缝，固若金汤。东门直通石峡峡口，西门与西城相连，北边紧依长城，周围烽隧密布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。

在西门的边缘，一座座由石头、城砖砌起的院墙内，早已是人去屋空



专家们根据遗址的考察和历史典籍的记载，复原了古城的原貌；古城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，整个城池只开东西两门，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贯全城，与东西两门相连，成为全城的中轴线，将城内的民居、衙府、寺庙、店铺、营房一分为二，井然有序。而古城城垣高厚，内为夯土墙体，外为城砖包裹，城上雉堞、裙墙完备，城下壕沟环绕，加上瓮城、关城相配套，气势十分壮观。城门洞全以砖砌，又以生铁灌缝，固若金汤。东门直通石峡峡口，西门与西城相连，北边紧依长城，周围烽隧密布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。

在古时，峡口古城的居民除驻军外，大都为历代随军家眷，他们不事生产，全为军户，由官府按月供给粮饷。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在城内街道两旁开设商铺饭馆客栈，为过往行人提供食宿为经济收入。

杨鸿说，小小的峡口村不到百户人家，却有近40种复杂的姓氏，足以说明现在峡口的军民大都是古代戍守峡口军士的后裔。

为印证杨鸿的说法，记者随手敲开进来北门后右手第一户人家的大门，一位清癯的老人笑眯眯地站在那里。他的院落中间一束杏花正是繁盛的花期，蜜蜂在花丛中的嗡嗡声像是轰炸机群的声音。老人姓方，他扳着指头说，他祖上从山西大槐树来到峡口古城已经是第六代人了。

但再坚固的城池也敌不过生态环境的变化。早在18世纪40年代，林则徐从新疆返京途经山丹夜宿峡口古城时，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，那时的峡口古城，已显得有几分凋敝了：

脂山无片脂，五门不生玉，荒戍几人家，如棋剩残局。在石峡，煌煌烈日下，记者看到了水资源极其匮乏的种种景象，而在古城内，那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更加强烈。

在东门的边缘，一座座由石头、城砖砌起的院墙内，早已是人去屋空。杨鸿说，因为饮水困难，许多村民都搬走了。

石峡村缺水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。峡口古城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干旱地带，人畜饮水全靠别处引来。明朝洪武年间筑城时，当时的建筑者大胆设计，从焉支山北麓鸳鸯口埋设陶管道至峡口，引雪水入城，免除了军民运汲之艰辛，至今在峡口古城西门外关城内我们还看到一卵石砌道，胶泥垫底的蓄水设施。而在光绪年间，峡口都督司曹紫佩见到石峡内山麓有径尺小湖，率军民凿之，筑渠引水入城，同样解除了军民的饮水之困。

古城外的一条街道上，记者发现城的观念还是如此深入人心，临街的每一户村民都在房顶边缘砌出城垛的造型。杨鸿解释说，古城正在搞旅游开发，这样修房子显得美观，符合古城的深厚底蕴，另外一点则强调了峡口人对古城割不了放不下的感情……



怪石嶙峋的石峡——泽索谷



杏花寂寞红



戈壁滩上高达十米左右的汉长城残存城墙